

發現父親婚外情，有怨向誰訴？



大雄，一個無啥特別的少年基督徒，你有的煩惱他也有，但他的座右銘是：「少年維持不煩惱」，所以只要有問題，他都會找人幫忙，最近他的煩惱是——

風和日麗，團友相約去郊遊，當大家玩到發癲時，Ivy突然好像被人凌空點穴一樣，目瞪口呆，大家順著被點穴的方向望去，發覺遠遠站著Ivy的老爸，最嚇人的是，他抱著一個介乎索與不索之間的女人的腰，玩得比我哋仲癲！大家立時將被點穴的Ivy藏起，Ivy該如何是好？要告訴媽媽嗎？她可以向誰求助呢？

煩惱的大雄：

哎！發現父親的婚外情，還有什麼比這打擊更沉重呢？別說Ivy了，恐怕連你們一班團友也不知所措。

Ivy該怎麼辦？

我想，Ivy要第一時間處理的是自己的情緒。

好像被人迎頭痛擊一樣，頭昏腦脹、目瞪口呆是很自然的。她需要時間適應這個打擊，感受自己內心的感覺。你們最好陪伴在側，靜靜地聆聽，讓她哭訴無法相信眼前事實的震驚、自己對父親的失望和憤怒、為自己遭遇的悲傷、為家庭前景的擔心，讓她質疑上帝何以陷她於此困境。你們不要被這些情緒反應嚇怕，逃之夭夭；不要被刺激，與她辯論神學。只要用愛心忍耐、承載，像父神用皮袋裝起我們的眼淚一樣就好了。

從震驚中恢復過來之後……

（這可能需要好些日子了呢！）Ivy會被家庭破碎的陰影籠罩。她既想保護母親不受傷害，又想維繫家庭免於破裂，可是父親對婚姻不忠這個打擊，以及所帶來的後果，根本超乎Ivy一人所能承擔，更非她能夠獨力解決。當然你們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不過你們一定可以讓她體會：她並不孤單。如果Ivy有信任的導師或者牧者，最好去尋求幫助，以免她在徬徨無助中陷入憂鬱和內疚的深淵。

Ivy需要什麼幫助？

身為女兒，Ivy當然希望成為父母的和平之子，使他們的關係復和。不過，正因為她是女兒，很難客觀持平地介入。父母的關係出岔，子女最容易懷疑自己、怪責自己。Ivy需要成熟的長輩幫助她釐清自己的角色，不把責任全推到自己身上。Ivy需要有人教導她、鼓勵她去單獨跟父親面對他的婚外情。因為Ivy發現了，詐作不知只會教「怨」化「恨」！她需要聽父親的解釋、需要父親明白她的心情、她需要有機會去寬恕父親。如果父親懂得向她說「對不起」、如果父親肯定對她的愛護不變，那Ivy會比較容易接受將臨的轉變。

我願為Ivy，也為你們祈禱：求父神在這幽暗中，讓你們經歷祂能夠帶領你們經過；願你們都發現，痛苦雖荒謬，也可以成為父神手中祝福的工具。

任敏兒 上
(沙田堂傳道)

任何東西淺嚐輒止，看起來都差不多。我曾經作過古籍校、注、譯的工作，才發現同一句話，七位一的大學者可以有八種解釋（其中一位同時提出兩種可能的解釋），教你目瞪口呆。真相有兩個可能：有一種解釋是對的，其餘七種都是「言之成理的錯誤」；又或者，八種解釋都是「言之成理的錯誤」，正解仍未發現。早已忘記那時候如何下判斷，只知道對一個剛出道的小伙子來說，那真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，卻也教人功力大增。

同一段經文，翻開不同的釋經書，有時會覺得釋經家好像在吵架，讀者的責任就是從中調停，作出裁決。解經到最後，是一門藝術；不過解經的開端，是一門技術，人人可學。這好像數學公式，明明清清楚楚，用起來卻可以錯錯漏漏，即或高手也非萬無一失。我們判斷高手失手，不是自恃自己比對方聰明，而是從基本出發，以大家都共同遵守的原則來一步一步審量，但這

卻有賴平常不輟的練習。
施特勞斯 (Leo Strauss) 對柏林 (Isaiah Berlin) 消極自由 (freedom from) 的駁斥，僅是指出支撐這觀念的相對主義價值觀，恰恰是一種絕對主義。既然所有價值都是相對的，又怎能將消極自由作為一種絕對的政治價值來捍衛？——真箇四兩撥千斤，舉重若輕。

現在的社會很注重「有自己的看法」，但個人見解若缺乏知識基礎，很容易落入自我中心的陷阱。不清楚別人的看法，如何判斷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？那些以為是創見的看法，又怎知不是在重複別人的而已？

所以，別以為「死功夫」真的是死的。

福仔選書：近年施特勞斯在學界大紅，我最近翻閱甘陽的《政治哲人施特勞斯》，驚為天人，這位在一九七三年就過世的哲學家，生前對「現代性」以「新舊」取代「好壞」作價值標準的批評，提出現代社會「政治哲學化」、「哲學政治化」的危機等，真是發人深省。近期「明風出版」的「NOVA袖珍系列」中，也收錄了不少施特勞斯的文章，值得細味。（先講明，文章不易讀。）

(作者為區聯會編輯)

各說各話

douglas@cmacuhk.org.hk
●王初福



愛心有時限



●亞莊 (美門堂)